

MININOVEL

Selected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 深度点评 · 中国最好年选

2017^年

小小说选粹

小说是小说家建造的一个世界，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砖一瓦建造的，但是这个世界却是完整而独立的，有着自己的秩序、逻辑与伦理。由个体体验出发，唯有自由的、不受任何羁绊的心灵才产生强劲想象力，才能建造起指向彼岸、通达人类精神深处的“世界”。

卢翎

主编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2017^年

小小说选粹

卢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7年小小说选粹 / 卢翎主编.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78-5573-0

I. ①2… II. ①卢…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3986

书名:
2017年小小说选粹

主编: 卢翎
策划: 续小强 王朝军

责任编辑: 贾江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0351-5628691(产品开发部)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15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573-0

定 价 49.8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序

/ 卢翎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长期以来，作家创作的小小说作品，虽整体上数量少但却艺术水准高。小小说事业家杨晓敏先生曾说，名家的小小说写作，为小小说发展“起到了非凡的倡导示范作用”。也有作家由短篇或中篇小说创作转向了小小说写作，像聂鑫森、赵新。2017年两位老作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们的艺术水准，沿袭着风雅人物、乡村生活的写作路线，创作了《聂耽》《归隐录》《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等作品。而阿成、乔叶、鲁敏、周洁茹、大解、次仁罗布、吴克敬、孙春平、南往耶等作家的出场，令2017年的小小说收获颇多。

阿成的《看江》，是一个有些老套的故事。长大成人的儿子，以回忆的方式讲述故事，这使得叙述节制内敛又饱含深切的同情。在他的讲述中，如同江水般静静流淌的日子里翻卷着惊涛骇浪，父亲、母亲、叔叔之间爱情与欲望、感情与理智、责任与担当纷乱地交织在一起，因悬置了道德判断，而使人性复杂的面貌得以呈现，锥心的疼痛弥漫于我们的心头。

大解的《小镇逸事》、南往耶的《独南寨的大鸟》、次仁罗布的《滴血残卷》等呈现了一个神秘的超现实的世界，无论是七妹重生的绰约风姿、吹笛人永生的灵魂，还是宫殿里血腥的杀戮，抑或是困于牢笼之中的飞翔翅膀，现实生活的客观逻辑被颠覆，作品打开了通向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深处的通道。不同于这些故事的离奇诡异，周洁茹的《我们都爱短故事》，轻逸灵巧，往往于不经意间直击真相，在猝不及防间令读者沉浸于震撼的惊喜带来的深深回味之中。

在小小说领域，有一个专事小小说写作的群体，他们被称为“小小说专业户”，一个通行的看法是，参加过1990年汤泉池笔会的“小小说专业户”是第一代小小说作家，像王奎山、孙方友、谢志强、刘国芳、凌鼎年、沈祖连、尹全生、修祥明、司玉笙等，他们中既有已远离小小说的，也有多年笔耕不辍，成为小小说代表性作家的。谢志强属于后者，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并勤于探索。他是新疆农垦军人的后代，青少年时代是在茫茫戈壁中度过的。虽返回浙江故乡，但是那段生活经历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里，成为他小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之一。2017年，谢志强致力于经营他的农垦生活系列小小说，像《老兵十二段》《农垦小小说六题》《1960年的鸟蛋》《这边那边》等。1950年代初期，二十万大军开进戈壁荒漠，垦荒戍边。这是一段艰苦创业的历史，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谢志强有意规避了经验性的历史叙事，从细微之处入手，让人物摆脱理性秩序的束缚，展现了单调的戈壁荒漠生活中鲜活而丰富的生命样貌。

1990年代以来，陈毓、刘建超、于德北等小小说作家为小小说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他们成为新的“领军人物”。2017年，他们皆有不凡的表现。如刘建超，他曾以刻画一系列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形象而著称。在《老实疙瘩米好》中，塑造了米好——憨厚实在的“好人”形象。米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他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与底线，他的固执与坚守、他的厚道与良善在我们这个有太多不完美的世界里，显得弥足珍贵。还有陈毓，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人性，细腻温婉之中有一种凛冽与锋利，《太阳坡》中那在“夕照中鼓涌，涌向暗夜”的羊群，呈现出对精神苦难的深度体察。

新世纪以来崭露头角的小小说作家艺术起点高、视野也更为宽广，如安石榴、非鱼、非花非雾、冷清秋、长白山、季明、宋以柱、崔立、高沧海、陈振林、赵淑萍等等，均在2017年的创作中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天池小小说》杂志主编在一篇《安石榴印象》中写道：每天吃上饺子，是安石榴九十多岁高龄母亲的理想，为此，安石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自己包了一万多个饺子，直至老人离世。“对于细小事物的知觉、亲近、怜惜与爱护，是可见得女子性情的”。这性情是安石榴小小说的底色，从这样的心底流淌出的文字会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家属》就是一篇动人的作品。秀曼是一位普通林业工人的家属，和许多嫁给林业工人的家属一样，是被“连哄带骗”带到林区的，虽内心充满愤怒、悲哀，却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安石榴选择了人物的一句口头禅：“俺的娘哟”，它在作品中反复出现，构成了情绪变化的线索：愤怒、怨恨、委屈、无奈

……最终，秀曼想到了父子可能还没有饭吃，她心中最为柔软的部位被触动了，她选择了留下来。在这苦寒之地的林区，正是秀曼和家属们的朴实、宽厚、无私让炊烟在黄昏时升起，让灯盏摇曳于暗夜，让欢笑浮现于孩子的脸庞。她们像大地一样宽广的胸怀温暖着冰冷的房子与被世界遗忘了的孤寂的心灵。她们让我想到了我们辛苦操劳的母亲，感受到了深厚博大的母爱与大地的恩情，让我走进了动人、深邃的诗意中。

还有更为年轻的写作者们，像何君华。从精巧灵秀的江南来到广袤浩瀚的草原，我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什么，但是，何君华2017年发表于《草原》《骏马》《百花园》《厦门文学》和《啄木鸟》等文学期刊上的“草原”系列小小说，让我看到了何君华尝试着走进草原的努力。莫尔根、哈斯巴根、敖日格乐，还有那些故事，从神秘的草原、从历史的幽深之处走了出来，或许何君华在尝试着建造属于自己的写作“故乡”。福克纳以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影响了马尔克斯，影响了莫言，启迪了无数作家的创作，我期待着文学大师的精神之光照亮何君华的文学之路。

在我做年选工作十年的时间里，之于我，小小说作家们由一个个陌生的纸上的名字，变为老朋友般熟悉亲切，甚至于每年的暑假，在天津图书馆期刊阅览室阅读文学期刊时，心底总是涌动起一种期待，期待着与他们在纸上重逢，期待着他们给我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从筚路蓝缕的艰苦到执着追求的坚韧到不断超越的探索，他们时时感动着我，令我由衷敬佩，同时，这也是支持我虽步履蹒跚却能坚持不懈的精神动力。

小小说评论家顾建新先生在论及当下小小说创作时，不无忧虑地指出：小小说“作者群在不断壮大，但是让人读之震撼并久久回味的作品却越来越少。这是需要深思的”。他特别援引了日本小小说作家星新一的作品，称它们因“想象之丰富”“创造之神奇”“令人叹为观止”，鼓励年轻的写作者像星新一一样创作。（《微型小说选刊》2017年8期）星新一是日本科幻小说作家，同时也是“卓越的小小说作家”（奥野健男）。早在1980年代初，他的小小说被译介到中国后，便成为众多文学青年和初学写作者争相模仿的对象，可以说，许多小小说作者是在星新一的引领下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三要素”说（即立意新颖奇特、情节相对完整、结尾出人意料）成为我们认识小小说文体特质最初的参照。

然而，顾建新先生的思考，使我不得不重新考量：星新一对于今天的小小说创作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星新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的小小说理念，在于他千余篇短小精

悍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示范性的思考，对于“人的深层次理解”，在于作品中呈现的惊人的想象力。固然，想象力是创作科幻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能力，但是，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艺术创作都离不开想象，“没有想象，便没有艺术”。就文学创作本质而言，它是想象力支持下面向存在的言说。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先生指出：想象力“是文学给人以诗性的力量并使人们超越庸常现实的保障，是体现一个作家精神深度及其艺术品位的核心素养”，在一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日益浸漫于我们生活与精神的时代，在臣服于现实逻辑、止于道德判断、思想平庸苍白的作品不断问世的当下，这就显得尤其重要。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告诫立志成为小说家的年轻人：“实际上，任何小说都是伪装成真理的谎言，都是一种创造，它的说服力仅仅取决于小说家有效使用造成艺术错觉的技巧和类似马戏团或者剧场里魔法师的戏法”。小说是小说家建造的一个世界，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砖一瓦建造的，但是这个世界却是完整而独立的，有着自己的秩序、逻辑与伦理。由个体体验出发，唯有自由的、不受任何羁绊的心灵才产生强劲想象力，才能建造起指向彼岸、通达人类精神深处的“世界”。

（书中“评鉴与感悟”的写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2017年12月

目 录

第一辑

003 看江

阿 成

006 抓阄

谢志强

011 尘缘

吴克敬

015 握手

周长风

018 失恃

刘正权

022 美丽的伤口

歪 竹

025 家属

安石榴

029 魔术师

高沧海

033 水仙花开

吴 苹

037 小镇无故事

陆冠京

040 明年还种棉花

王生文

044 褶皱

陈振林

第二辑

- | | | |
|-----|---------|-----|
| 049 | 小镇逸事 | 大 解 |
| 055 | 独南苗寨的大鸟 | 南往耶 |
| 059 | 莫尔根的敖包 | 何君华 |
| 062 | 光头小记 | 黎 吟 |
| 066 | 滥觞 | 李金海 |
| 070 | 间歇性哑症 | 华闲莺 |
| 073 | 耳疾 | 赵海华 |
| 076 | 耳朵跑了 | 刘月潮 |

第三辑

- | | | |
|-----|--------|-----|
| 083 | 聂耽 | 聂鑫森 |
| 088 | 凤凰 | 乔 叶 |
| 092 | 老圣人 | 赵长春 |
| 095 | 纪念一个人 | 谢大立 |
| 098 | 老实疙瘩米好 | 刘建超 |
| 102 | 乡下文人 | 欧阳明 |
| 106 | 老团 | 李永生 |
| 109 | 老闷 | 班琳丽 |
| 113 | 老秦 | 赵明宇 |

第四辑

- | | | |
|-----|-----------|-----|
| 119 | 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 赵 新 |
| 122 | 选劳模 | 孙春平 |
| 126 | 漏洞 | 赵淑萍 |
| 129 | 绕口令 | 朱红娜 |
| 132 | 二堡 | 岑燮钧 |

- | | | |
|-----|-------|-----|
| 136 | 好印象 | 陈耀宗 |
| 140 | 夜色微醺 | 柏舟 |
| 143 | 失语的秋天 | 符浩勇 |
| 147 | 寻找英雄 | 陈振林 |
| 151 | 一只莲花碗 | 张弘 |

第五辑

- | | | |
|-----|----------|-----|
| 157 | 沉默 | 阿成 |
| 160 | 我们都爱短故事 | 周洁茹 |
| 164 | 太阳坡 | 陈毓 |
| 168 | 橄榄 | 于德北 |
| 171 | 身边寓言(节选) | 满震 |
| 176 | 注脚 | 胡炎 |
| 180 | 抬头看看天 | 崔立 |
| 184 | 世界末日的前夕 | 王湊 |
| 187 | 袅晴丝吹来闲庭晚 | 吴卫华 |
| 191 | 磨木头的女人 | 唐丽妮 |
| 194 | 奶汤蒲菜 | 宋以柱 |

第六辑

- | | | |
|-----|--------|------|
| 199 | 衣裳在寻找 | 徐慧芬 |
| 202 | 海布楞 | 张港 |
| 206 | 一支箭 | 何君华 |
| 209 | 一枚翡翠戒指 | 安谅 |
| 213 | 藏青色西服 | 季明 |
| 217 | 假面 | 非花非雾 |
| 220 | 刀 | 凤凰 |
| 224 | 钧瓷梅瓶 | 王吴军 |
| 228 | 红花小碗 | 王东梅 |

232 灵香草女人 唐丽妮

236 事故·故事 李晓平

第七辑

243 姐姐 陈力娇

247 空磨 谢志强

251 麦黄杏 赵长春

255 放蜂人 王 往

259 华山派往事 冷清秋

262 晨读 长白山

266 鱼鹰 陈子赤

269 一棵椿树的存在方式 非 鱼

273 孤山上的老狼 张红静

第八辑

279 地衣之小国儿 李 瑾

282 特睁的婚礼 黄彦朝

286 论王石头的重要性和非重要性

非 鱼

290 寂寞地活着 晓 晓

293 老人的村庄 李忠元

296 精准到户 戴 希

298 朋友 臧 北

301 卖羊 杨 茗

305 致命绝杀 梁闲泉

第一辑

悲伤、哀愁和伤痛在流逝岁月中化作“美丽的伤口”，它是生命的年轮，是人性之花的绽放。

看江

/阿成

早年，父亲的家就在乌苏里江边。从窗子就可以看见乌苏里江。那江平宽宽地去了，小浪如织，载渔船，翔鱼鸥，沉红阳，浮银月——亲亲哟，等闲日月堂堂过呀。

父亲是个瘫子。夏日靠着窗望，冬日也靠着窗坐，还用嘴不断地往布满厚霜的窗上哈热气，再用糙指蹭，驱霜看江景。

滩涂上，距水不远，是“叔叔”的院子。叔叔家的院子很大。其实可以再大，滩涂无限制。这是野生野长的一家。这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父亲看见叔叔进了自家的院子，就一准骂母亲。骂得虽简单，但很锋利：“骚货！”母亲或出出进进做饭，或挑挑拣拣地缝补，或看看摇篮里的小崽儿，表情如常，充耳不闻。叔叔也常来父亲的家，修房子、通火炕，鼎力干活儿。他是个大个子，一蹲一站一哈腰，宽宽大大，凸显着一种男性的魅力。其实，平日里母亲同他并没有话，便是交代下的活儿，似乎都事先琢磨过，简单得很。比如“换房草”，并不说：“秋尽了，冬眼瞅过来了，得换换苫房顶的草了，他叔。不换，冬天能住人吗？啧啧。家里有一个瘫子。厚着点苫着，结实些。头趟西北风野着哩，不拧实了可不行。他叔，你说，累不累死人哪？啧啧。”母亲并不这样说，就说：“换房草。”

叔叔就换。蓝天白云，一个房上，一个房下，扔上一捆，接住。下边

的母亲叉着腰喘口气。不时仰头眯着眼瞅。有时回头用眼睛搜寻一下江面，万一下来一根漂木，那可得截下来。住在江边，总不能眼瞅着财富无遮无拦地漂过去吧？

叔叔则站在房顶上，往地平线那儿看。无垠的草浪之上，叔叔的心思铺得好阔呀。

吃饭了。叔叔独个儿在院里吃，端着碗，直直地劈开两腿，边嚼边瞅江。母亲在屋里同父亲一桌吃。这是必须的。

谁也不知道叔叔吃完啥时候走的。院里的柴火垛上空着那只饭碗，上面落着一只纤细的蜻蜓。母亲拾起那只空碗进了屋，死死地盯父亲一阵儿，父亲敌不过，就转头看江。

叔叔是三十多岁的汉子。

母亲到叔叔那里去，得绕开父亲的视线。叔叔的院子有一半控制在父亲的视线之内。母亲趁父亲不注意时，无声地潜入水中，一口气，远远地绕开那一半的视网，潜到了叔叔的家的另一侧。那一侧有一条粗粗的铁链，拽着它，试好劲儿，一下子从窗户跃入叔叔的屋里。进了屋，母亲永远是那句话：“快点吧。”

父亲的日子就是看江。那江，有时走得好稳，迂迂回回，满江的犹豫不决。

父亲散着眼看江。

小时候，父亲和叔叔一同放鹅。鹅的食量大如猪。那时候叔叔就不大言语。父亲告诉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们并非同父母的兄弟。

快地完了事，母亲再从后窗潜入水，在水里鱼样地走。

东北的秋天冰凉。下晚，滩涂边上自然要结一层薄冰。

母亲就这样死了。

.....

母亲死后，叔叔就搬过来住了。哥儿俩仍不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吃过了，叔叔过来，弯腰，拾碗，洗净，码好。带着小崽子，撑开一船，撒网，收网。一筐一筐地搬进院，或摇到集市上，换些什么。阴节多，叔叔要去江边化些纸钱。他从来是半夜去烧：沉沉一线，一堆旺火。你想不出，叔叔烧得有多仔细。他和母亲本是最初的恋人。

父亲怎样死的，在叔叔心里是件怪事。但不管怎么说，死了就死了

吧。叔叔把他埋在母亲的坟穴里。坟穴里的母亲已经腐烂得很不成样子。叔叔一根一根，把骨头用江水洗净，原样放好，再放了父亲。

叔叔在这江边空房里守了几日，有时坐在父亲常年坐的那只木椅上。

木椅的扶手上，有用指甲划出的一些道道儿。叔叔开始并没在意，偶有一次他数了那些道道儿，他忽然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母亲去他那里的次数啊！

之后，叔叔背着小崽儿离开了这里。

日子久了，房子就塌了。涨水，落水，房的木板随江漂去了。沿江下去，还有人家呢，木板漂下来，自然要截住，日头蒸干后，一定能派上用场。回头再看江，还是那样流着。

《百花园》2017年第4期

小说叙述老道、内敛、深沉。篇幅的短小、情节的曲折与人性的丰饶之间形成的审美张力令小说意蕴深长。

父亲“看江”似乎是因为是个瘫子只能看江，然而他看的是江，心里面想的却是母亲。没人知道他“看江”的过程里有多少痛苦和无奈，这份无奈持续到母亲死去。父亲对待母亲的情感是复杂的，看似每一次尖酸谩骂的背后，是深深的无力。他所做的只能是用力的扶手上刻下道子，以此寄托无处安放的愤懑。母亲也是无力的，责任与情感的矛盾，让她在父亲和叔叔两个人之间来回“流窜”，无论是哪个人也没有办法收获最好的结果。她需要面对生活里所有的艰难，也需要面对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叔叔也是一样，他所做的一切源于对母亲的爱和关怀，然而又都是无济于事改变不了事实。这样一段复杂的爱情故事被作者架构在伦理关系中，实际上放大了情节上的冲突效果，母亲和父亲的死同样在小说里都是很简单的一句叙述。人物的悄然落幕实际上使这样一段复杂的情感纠葛终于归于平淡。江水依旧在平缓地流，无论故事与情感复杂与否，都还是要回归生活平淡的本质，江水里面是人们心灵的寄托，流淌的是无数个被人们接纳的日子。（秦辉）

抓 阄

/谢志强

那一天，我听见飞机马达声，我正在屋顶架电线。一颗炸弹在屋子不远处爆炸，墙被震塌。我跟着墙落在地上。又听见几声爆炸声。我从瓦砾、断砖中爬出来，只见炸断的电线躺在废墟里冒着青烟。

我像是废墟里长出一棵树。团部警卫排马排长赶来，他说：你受伤了？伤了哪里？

我一摸脸，一手血，鲜红的血。于是，我感到疼，浑身的疼像一下子爆发一样。接着，我失去了知觉。后来，马排长说：你当时像风中的树，颤抖、摇晃。

我苏醒过来，已在一间屋子里，我闻到熟悉的庄稼气息，我在一个村民的家里。马排长说，你睡了三天了。

那一颗炸弹把我体内潜伏着的伤寒给引爆了——我生了一场伤寒。当地的村民称为血汗病，不死也要脱层皮。我又黑又硬的头发也掉光了，甚至，脚底的老茧也脱掉了。

司令部派了卫生员护理我。部队打胜了一场伏击战，然后转移。房东大娘照料我，我的伤和病明显好转，已经可以自行下地，出去晒太阳。只是我额角的伤口还在化脓。

一个姑娘抱着一个小男孩，笑得像阳光下的花儿那么好看，她问：好